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雅觀樓 第三回 游平山乘舟邀妓女 進水關帶醉鬧娼門

單講這尤進縫，巴不得到錢家走動。一聞代館，欣然欲往。尤老實恐他學問淺薄，難為人師，未便即允。尤進縫說：「我去陪妹夫讀書，自己且可用功，免得在家，終日三朋四友，拉去酒食，不無多費。太親翁真一舉三善，晚生敢不從命。」尤老聽他所說甚喜，錢亦喜。當下無話，次年擇吉期，請尤進縫來代館。其年，費人才十六歲，錢觀保十二歲。費讀書幾年，不過作公子陪堂而已。觀保四書尚未讀完，尤進縫來，又添一位玩朋。況不拜從，並無師生之誼，無非豺狼之交。錢是命也不另請先生，就是尤費二人，終日陪相公遊蕩。每日在書房日少，遊玩日多。這費、尤二位，得了個錢觀保，視同魚肉。錢是命見如此光景，心裡明白知道，十萬金要出窖了。「事已如此，姑且聽之，十萬銀子隨他用罷；我自掙幾千金，便金鉤子隨他也搭不去。再過三五年，替他娶了親，我兩口兒把幾兩銀子攜去，削髮入空，了結此生。這作做場春夢。」因此，聽兒子玩去，賴氏又不管兒子學好。漸漸一年過去，昔日舉人先生北闈未售，又在本京教書。到了十三歲，錢觀保一切皆知，漸漸願頭不是從前光景。早間茶點微面，中要點菜吃飯，晚間還要約幾個說書唱曲，猜拳行令，飲酒開懷。每天總有兩桌。鬧了一年，錢是命雖看得達，到底怕人閒語，說某人不能教子，將來傾家敗業，因與賴氏說：「兒子今年十四歲，看看成丁。如此玩法，終非了局。外人罵我們夫婦不能教子，將來不好。」這番話未說終，反被賴氏搶白了幾句，說：「我家銀子，夠他一生玩吃不了。等他娶了親，養了兒子，難道還這樣玩呢？他自然收心，你不必過慮。」錢是命歎口氣，說：「罷了，聽他鬧去罷。」賴氏當即將費、尤二人請進去，說：「老爹如此云云，他是個不曾開過眼的人，要把兒子，也學他做個鬼不搭。從今以後，拜託二位，同觀保每日出去玩耍罷，銀子到我這裡取，不必在家惹他說些霉話，得罪了朋友，叫兒子怎麼做人。」費、尤二人同說道：「太太如此行事，光明正大，真掃眉才子，巾幗丈夫。晚生二人，敢不惟命是聽。包管兄弟出去，沒得苦吃。」賴氏千拜託，萬拜託，把個十四歲兒子，交與這兩個冤家，聽他擺弄，分明有鬼撮合。看官不可不知，他兩人巴不得要帶觀保出去遊走，因礙著他父母不便，平日不過到教場為止，游湖惟每年掃墓二次，龍舟從未看過。今得賴氏之言，喜出望外。時維首夏，芍藥初酣，二人公議：「次日湖上看芍藥，永日一樂。要他十分快活，我輩均可潤色。」尤進縫說：「豈曰小補之哉。」

到次早，約觀保。賴氏說：「帶幾兩銀子，出去使用。」尤進縫說：「有我去，一文不用帶，明日叫他們來取。」賴氏更把尤進縫當作好人。果然踱到碼頭，就有舟人招呼上船，一切停妥。原來尤進縫，玩頭門中無不認識，又處處代人幫襯說好話，自己從不出錢。別人錢拿做人情，故臉面極好。錢觀保見如此光景，如得命友，思量要和二人拜為兄弟，作同胞手足一般，此是後話。當下船出虹橋，紅日方中。假館午飯飯畢，船到三賢祠，看芍藥男女雜遝，一時畢至。觀保眼都望花，真個心花兒大放了。回船上平山，復登尺五樓看花。尤進縫促登舟：「泊花台左右，看來回船隻，看女戲子唱船，晚間看燈船打招。」二人說這番話，把個錢觀保說得，喜從心上起，笑向臉邊生，眼睛都望定了睛，不暇轉。剛望間見一隻划船，蕩槳而來，坐兩個打辦子的女郎，又兩個梳大頭的女客，船頭坐一半老婆子。觀保不知何等人家女眷，因問費、尤二位哥哥。這費、尤乘便即說：「你不知道，此是湖上唱大曲的女玩友，前在家中是男玩友，這兩種人，是天地生下來代人消愁解悶的東西，下酒開心的物件。為人在世，不可不領略。也有兩句話道得好，若無花共酒，神仙白了頭。」錢觀保說：「我們可以教他唱嗎？」費、尤說：「一呼即至，何難之有。」尤進縫復說：「妹夫萬安，包管如意。」於是尤進縫著船家到碼頭，重僱大船一隻，將划船四妓，安插大船，泊於僻靜，邀請觀保上大船，所坐划船，俟酒後趕快送歸。這觀保上大船，四妓招呼三人入座。少不得茶烹蓋碗，煙噴銅壺。俗套畢，觀保無言，反覺害羞。這尤進縫要開他玩竅，倩女優等唱豔情小曲，蕩其心志。這觀保始而腴腆，繼而輕狂百出。夕陽將墜，早有送席人到。尤進縫把錢觀保安置上橫坐下，兩個打辦左右，兩個人頭坐小妓下，費、尤坐下橫。席間猜拳行令唱曲，各獻所長，總要得一人歡心。原來尤進縫酒量極大，凡觀保輸拳，俱尤代飲。更餘，船家催回船，恐城門之阻。觀保戀戀不捨，恨不得樂到東方既白。這兩個小腳色，一個蘇州人氏，姓趙，小字福官，約年十二三歲，尚未梳攏。一個姓陳，係有夫之女，因夫行一，呼他為陳一娘，係本地人氏，約年十六七歲，已在風塵三年，雖不十分姿色，卻有一段迷人伎倆。把個初出甲的觀保，盤得難解難分。臨別時，還攜陳一娘手，約到後日湖間歡會，千萬不可入他人之局。湖上歸來，約有二鼓。費、尤送觀保歸家各回。賴氏見兒子回來，說：「乖乖今日玩得好？有甚玩頭，說與我聽聽。」觀保細述一遍，賴氏大喜。說：「好兒子，見過世面了。不知用了幾十兩銀子，怎麼一文不要？你家舅子才算得個市面上人，臉面不小，須要學他行為。你家老子是個活死人，萬分無用。」閒詞不敘。

次早，費、尤二人到了錢門，直入內室。觀保未起，早有賴氏出來。「難為二位，你家兄弟玩了家來，連睡著都笑醒了。我這裡有一封銀子，交與二位開發，候用完再來取，不必家中言及，老爹曉得，又有厭話，累我母子受氣。」費、尤二人答應：「就是，包管機密，老爹不知。」原來錢是命，自生觀保後，就在惟觀樓居住，與賴氏分榻，十有餘年，意在仟悔前愆。故觀保玩鬧，都不十分曉得，終日惟跪求大士，慈悲解結。

且言費、尤同拿了銀子，到茶館中，每人先拿十兩銀子用，以為進財。開發船錢、酒館、堂名一切去十餘金，餘銀為次日遊費。到第三日，觀保起來，專等費、尤來約，二人傍午始到。觀保怪其來遲，二人說過早寂寞，何趣之有。三人同到碼頭，有前日船家招之上船。尤進縫叫船家攏雙喜堂帶人。船家說：「雙喜堂趙福官、陳一娘早間院道爺們帶去看花，吃上頓飯，傍晚始回家中。只開門東家高翠官，伙計王二保，他二人前日湖上陪過酒的，就他兩個帶了玩玩罷。」觀保說：「沒得陳一娘，我都不去。」說著，船到雙喜堂門口。翠官同王二保在樓窗看見，忙出來迎。連說數聲：「得罪，晚間請來吃酒，把福官、陳一娘留下奉陪。」觀保不樂。尤進縫說：「晚間不可再留他客人，我輩空走掃興，再不替你家邀姑爺了。」說著船搖出水關遊園看花。午飯上平山眺望。觀保終是悶悶，如有求而弗得。尤進縫思量，何以為觀保解憂？遂不等到晚，移船總口處泊，即著信人送席到船，他借酒意，說風月笑話，觀保稍覺色喜。正笑語間，見一隻快划船，搖槳而來，上坐趙福官、陳一娘，從觀保船傍經過。觀保喜從天降，認作他趕來入局。那知這兩個小腳色，總招呼了一聲。一娘回望觀保，丟了個眼風，船竟不顧，直入水關。此是門頭人家，勾人入門俗套。觀保不知，說：「他們到我船上唱個曲兒，陪我們吃杯酒才是，怎麼這等大模大樣。」尤進縫乘酒興，遂罵道：「這些賤媚根，把妹夫不當人，欺你年幼。約幾個武朋友，弄場禍他，叫他上門磕頭。今日且等我先去罵他一陣，以消妹夫之氣。」觀保說：「我們且到他家去，看他如何，再把禍他不遲。」說著，天氣將晚。也是合當有事，觀保雖迷戀陳一娘，尚不敢到他家去。費人才又怕有禍，不能抵擋。獨尤進縫乘酒興，將到水關，大叫進關。船家答應，抽跳進關，重訪秦淮佳麗。到了雙喜堂河房門首，尤進縫搶上幾步，進了耳門，就從門口一路罵進去說：「我們三日前留的人，怎麼今日同人游湖，老爺來把你幾間牢拉牢，不許在揚州混這個帳。」驚得翠官，連忙出來陪小心，帶扯帶拉，捏腰捏手，推入自己房內，親手捧茶遞飲，說些恩愛軟語。初來，尤進縫有萬人莫敵之威。到此溫柔鄉中，只好作錫糖也似。那邊王二保把費人才邀到房中，無非俗套樣子。單言陳一娘，把觀保招進房中。觀保就問：「我在船上，望你到船上來吃酒，你怎麼就趕回去？」一娘說：「我特為趕到家收拾，等你來，我們親熱親熱，做個親家。」說著，將茶遞與觀保，說：「請吃茶，我獻醜，且來唱只小曲你聽。」一娘將琵琶撥起，唱道：

千山萬水將你盼，盼到跟前已是枉然。想當初山盟海誓，兩相情願。到如今有了新人，你心改變。你只圖新鮮，不願長遠。恨將起，喝口水兒將你咽。

唱畢，一娘媚態百生。觀保初次攀花，如入桃源仙境。那邊費、尤了事出房，邀觀保同赴花筵，各攜相好，比肩而坐。飲到更闌，盡歡而散。費、尤送觀保歸家，叮囑不可說出到雙喜堂云云。觀保點點頭曉得。這一場大樂，有分教：

從今只喜秦淮水，除卻桃源不問津。

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